

第二章 史無前頁的首都衛戍戰

一、偉大的決心

歷史遺恨

古代特洛安城被毀滅的歷史遺恨，愛琴文化被埋葬的千古隱痛，是嚴重地給予我們史無前頁的首都衛戍戰，以肅穆淒厲的教訓，一個蠻橫的民族，他撕毀「文明」，正像孩子們撕破一冊書本，決不會考量他記載着的是怎麼珍貴的筆錄。紀元前三世紀，迦太基名將漢尼拔，以三萬軍士，橫行於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北部，羅馬帝國在十五年苦戰中却產生了英雄西庇阿，由於他的智慧和果斷的決策，在第二次布匿大戰中終於降服了迦太基人。

櫻花的開落

上海戰爭結束後，日軍遂翹首西向，仰望着我首都這一個燦爛的名城前進，櫻花會在短時間內突然盛開，也會在短時間內突然謝落，得意的日本軍士們果然贏得了一時的眩耀，但是留給歷史却以一個偉大的諷刺。

厄運不至延長

中國有不少的西庇阿，他們拯救我們的國家，功勛和志願，也不減當年的西庇阿，這是的確的事實，任何崇高的讚揚，却不足以頌譽中國的卓越的將領與無數無名的士兵和民衆。漢尼拔使羅馬痛苦了十五年，日本軍閥却僅在中國驕橫了八個年頭。他們在我首都的殺戮，焚燒等暴行，誠然是極盡了

單方面的
期望

人間的慘痛，但是八年後我們却立刻清算了他們的虐待，特洛安城和愛琴人的悲劇，終於給我們英勇的戰士們阻擋住了，使這一厄運不至延長。

高明的決策，是我們行動的根據，首都的戰役，是歷史上一件不平凡的大事，當民國二十七年七七事變初起時，日首相近衛曾在答新聞記者的問話中聲稱：「日本要迫使支那屈膝，早則是來春，最遲不會超過一九三八年秋季」。照他的預算，三個月內可以擊潰中國軍隊的主力，以後祇須跟蹤尾追，那整個中國便會隨之瓦解，他們的判斷錯誤，使他們的決策成了萬千謬誤的總彙結。上海戰役終止了，而我首都的衛戍戰便繼續地展開了。所謂城下之盟，這祇是狂妄日本軍閥的單方面的一種期望。

歷史文
獻

反觀我們，由於內戰的頻乘，國力的不足，國防工事的未曾完成，所以主持國家方針的負責人員，都喘喘地不敢把國家的命運孤注一擲，蘆溝橋事件爆發時，委員長集合全國英俊，在廬山舉辦訓練，南京由何部長應欽代為處理軍事方面的一切措施，何部長得到了北方戰爭的警報後，立刻向委員長請示，當時，錢大鈞將軍在牯嶺電告何部長說：「委員長的方針是已經決定了！」七月十九日，委員長對於蘆案認為是最後關頭，堅持最低限度立場的嚴重表示，將永遠成爲歷史上的珍貴文獻，茲摘錄決策的最精惕的字

句如下：

「……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但我們的態度，祇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後關頭必不得已的辦法，我們全國國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個的準備中。因為我國是弱國，又因為擁護和平是我國的國策，所以不可求戰，我們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歷史上的責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時，我們不能不應戰，至於戰端既開之後，則因為我們是弱國，再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候便祇有拚民族的生命，求我國最後的勝利。」

「蘆溝橋事件能否不擴大為中日戰爭，全繫日本政府的態度，和平希望絕續之關係，全繫日本軍隊之行動，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蘆事的解決。」

「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祇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倖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所以政府必特別謹慎以臨此大事，全國國民，亦必須嚴肅沉着，

，準備自衛！

這一篇文告，一面申說我們的決心，一面向日本提出了一個忠實的警告。

八月六日，全國的軍政大員，都趕到首都，共赴國難，同月十一日，立法院起草總動員法，同時，緊接上海戰幕的揭開，便於十四日，國民政府發表聲明：實行自衛，偉大的民族決心，振撼着中外古今，瘋狂的日本帝國主義，便在我的決心下，開始要受到他所應得的懲罰，我們所進行的，正是要校正世界上某一方面所發生的過失行爲的一種偉大舉動，在我們政府所發表的自衛抗戰聲明書中，揚溢着我們磅礴的民族正氣：

一 中國爲日本無止境的侵略所逼迫，茲已不得不實行自衛，抵抗暴力。

一 近年以來，中國政府及人民一致所努力者，在完成現代國家之建設，以期獲得自由平等之地位，以是之故，對內致力於經濟文化之復興，對外則尊重和平與正義，凡國聯盟約，九國公約——中國曾參加簽訂者，莫不忠實履行其義務，蓋認爲「獨立」與「共存」，二者實相持而成也，乃自九一八以來，日本侵奪我東四省，淞滬之役，中國東南重要商埠，淪於兵燹，繼以熱河失守，繼以長城各口之役，屠殺焚燬之禍，擴而及於河北，又繼之以冀

東僞組織之設立，察北匪軍之養成，中國領土主權，橫被侵削。其他如縱使各項飛機在中國領土之內不法飛行，協助大規模走私，使中國財政與各國商業，同受鉅大損失，以及種種毒辣之手段，如公然販賣嗎啡海洛英，私販槍械接濟盜匪，使中國社會與人種，陷入非人道之慘境，此外無理之要求與片面之自由行動，不可勝數，受一於此，已足危害國家之獨立與民族之生存，吾人敢信此爲任何國家任何人民所不能忍受，以迄於今，吾國敢言中國之所以出此，期於盡可能之努力，以期日本最後之覺悟而已，及至蘆溝橋事件爆發，遂使中國幾微之希望歸於斷絕。

一蘆溝橋事件之起因，由於日本大舉擴張天津駐屯軍，且屢於辛丑條約未經允許之地點施行演習，日本此種行動，已足隨時隨地引起事變而有餘，而本年七月七日深夜，日本軍隊竟於鄰近北平之蘆溝橋，施行不法之演習，繼之以突然攻擊宛平縣城，我守土有責之駐軍，迫而爲正當防衛，我無辜之人民，於不幸之中，生命財產燬於日本砲火之下，凡此事實，已爲天下所共見。

一蘆溝橋事件發生以後，日本之行動有深足注意者，卽其口頭常用就地解決，及不欲擴大事態之語調，而其實際，則大批軍隊及飛機坦克車，以及

種種新戰爭利器。由其本國及朝鮮與我東北，源源輸送至河北境內。其實行武力侵略，向我各地節節進攻之事實，絕不能爲其所用之語調，所可掩蔽於萬一。

一 中國政府於蘆溝橋事件發生以後，猶以誠意與日本協商，冀圖事件之和平解決，七月十三日，我外交部曾向日本大使館提議雙方即時停止軍事行動，而日本未予置答，七月十九日，我外交部長復正式以書面重提原議，雙方約定一確定日期，同時停止軍事動作，同時將軍隊撤回原駐地點，幷曾聲明：中國政府爲和平解決此次不幸事件起見，準備接受國際公法或條約所公認之任何處理國際糾紛之和平方法，如雙方直接交涉，斡旋，調解，公斷等等，然而以上種種表示，均未得日本之置答。

一 於此之際，中國地方當局爲維持和平計，業已接受日本方面所提議之解決辦法，中央政府亦以最大之容忍，對於此項解決辦法，未予反對，乃日本軍隊於無可藉口之中，突然在蘆溝橋廊坊等處，再行攻擊中國軍隊，幷於本年七月二十六日致哀的美敦書，要求中國軍隊撤出北平，此則予雙方約定解決辦法以外，橫生枝節，且爲吾人所萬萬不能接受者，日本軍隊更不待答覆，於期限未至之前，以猛力撲進中國文化中心之北平，與中外商業要樞之

天津。南苑附近，我駐軍爲日本轟炸機及坦克車所圍攻，死亡極烈，天津方面，人民生命橫遭屠戮，公共建築文化機關以及商店住宅，悉付一炬。自此以後，進兵不已，侵入冀省南部，並進攻海口，使戰禍延於察省，凡此種種，其橫生變端，擴大戰域，均於就地解決及不擴大事件之語調之下，掩護其進行。

一當此華北戰禍蔓延猖獗之際，中國政府以上海爲東方重要都會，中外商業及其他各種利益，法當顧及，屢命上海市當局及保安隊加意維持，以避免任何不祥事件之發生，乃八月九日傍晚，日本官兵竟圖侵入我虹橋軍用機場，不服警戒法令之制止，乃致發生事故，死中國保安隊守衛機場之衛兵一名，日本官兵二名，上海市當局於事件發生之後，立即提議以外交途徑公平解決，而日本則竟派大批戰艦陸軍以及其他武裝隊伍來滬，並提出種種要求，以圖解除或減少中國自衛力量，日本空軍並在上海，杭州，甯波以及其他蘇浙沿海口岸，任意飛行威脅，其爲軍事發動，已無疑義，迨至昨（十三）日以來，日軍竟向我上海市中心區猛烈進攻，此等行動，與蘆溝橋事件發生以後向河北運輸大批軍隊，均爲日本實施其傳統的侵略政策整個之計劃，實顯而易見者也。

「日本今猶欲以淞滬停戰協定爲藉口，將使中國於危急存亡之際，尙不能採用正常防衛之手段，須知此等停戰協定，其精神目的，即欲於某地點內雙方各自抑制，以期避免衝突，不妨礙和平解決之進行，若一方自由進兵，而同時復拘束他方，使之坐而聽受侵略，此爲任何法理任何人情所不能曲解者。」

「中國今日鄭重聲明，中國之領土主權，已橫受日本之侵略，國聯盟約，九國公約，非戰公約，已爲日本所破壞無餘，此項條約，其最大目的，在維持正義與和平，中國以責任所在，自應盡其能力，以維護其領土主權及維護上述各種條約之尊嚴，中國決不放棄領土之任何部份，遇有侵略，惟有實行天職之自衛權以應之，日本苟非對於中國懷有野心，實行領土之侵略，則當對於兩國國交謀合理之解決，同時制止其在華一切武力侵略之行動，如是則中國仍當本其和平素志，以挽救東亞與世界之危局，要之，吾人此次非僅爲中國，實爲世界而奮鬥，非僅爲中國領土與主權，實爲公法與正義奮鬥。吾人深信，凡我友邦既與吾人以同情，又必能存其鄭重簽字之國際條約下各盡其所負之義務也。」

我們的決心，我們抗戰的目的，已是闡述無遺了，「吾人此次非僅爲中

狡滑的
希特勒

國，實爲世界而奮鬥，非僅爲領土與主權，實爲公法與正義而奮鬥。——這是多麼率直坦白而負責任的語句，偉大的決心，是已向全世界鄭重地表白了。

上海失陷後，日本軍閥邁步要跨向我首都，速戰速決的戰略，企圖在迫我訂盟城下而獲得實現，可是我們的決心，是金鋼不壞的無可移動，十一月二十日，國民政府遷移重慶，這也是遵照決心而發動的有力的實際行爲，這是通知日軍，我們已準備着在南京城郊拚一個你死我活的預告，這是向日軍，同時也是向全世界宣佈我們持久抗戰的決心，聰明的日本幫凶希特勒，他却看出了我們的堅強意志，所以曾勸告日本趕快與中國訂立所謂「榮譽的和平條約」，以結束此一戰事，這即是首都失陷前後外面所流傳的惡意的中傷，說我們政府有向日本進行和平談判的謠言滋生的原因，智慧的中國人們，應該明瞭希特勒固然能夠鑒及於此，可是他也太小覷了我們，偉大的決心，豈有給任何的陰謀所可欺騙，所可更動，所可誘致！所以後來德大使陶德曼的奔走，仍然是一種徒勞而已。茲將國民政府移駐重慶的宣言抄錄如下：

——自蘆溝橋發生以來，平津淪陷，戰事蔓延，國民政府鑒於暴行無止境之侵略，爰決定自衛，全國民衆敵愾同仇，全體將士忠勇奮發，被侵略各省，均有極急劇之奮鬥，極壯烈之犧牲，而淞滬一隅，抗戰互於三月，各地將

遷都宣
言

士，聞義赴難，朝命夕至，其在前線，以血肉之軀，築成壕塹，有死無退，暴日傾其海陸空軍之力，連環攻擊，陣地雖化煨燼，軍心仍如金石，陷陣之勇，死事之烈，實足昭示民族獨立之精神，而奠定中華復興之基礎，邇者暴日更肆貪黷，逼我首都，察其用意，無非欲挾其暴力，要我為城下之盟，殊不知我國，自決定抗戰自衛之日，即已深知此為最後關頭，為國家生命計，為民族人格計，為國際信義與世界和平計，皆已無屈服之餘地，凡有血氣，無不具甯為玉碎，不為瓦全之決心，國民政府茲為適應戰況，統籌全局長期抗戰起見，本日移駐重慶，此後將以最廣大之規模，從事更持久之戰鬥，以中華人民之衆，土地之廣，人人本必死之決心，以其熱血與土地，凝結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離，外得國際之同情，內有民衆之團結，繼續抗戰，必能達到維護國家民族生存獨立之目的，特此宣告，惟共勉之！

國家的決策，委員長的堅決意志，舉國一致多年來從未動搖過的抗戰到底的偉大決心，經過了歲月的鍛鍊，就成就了今日長期制勝的基點。那是何等燦爛的卓越，「偉大的決心」，牠鎮定了人民浮躁的心靈，重使世界對於中國發生再度的認識，他使中國文化重復推起了繁榮的高潮而發着光明！

二、準備着迎戰

戰爭在上海和北中國正激烈展開的時候，我是始終留駐首都，在軍事委員會警衛執行部工作，每天是在整理戰事會報的意見要領，經常地要作工到午夜十一點至十二點，十一月五日敵人在金山灣登陸成功，南京首腦部立刻感受到事態的嚴重，所以多派中級幹部到各處去詳察國防工程構築，我在六日奉命派到蘇州，坐了一部福特小車，於午前十時到了蘇州車站，正當敵機轟炸十分鐘之後，火光和白色的煙焰，正冉冉上昇，人民在忙亂中奔走，最難堪的是不完整的屍首和血泊中呼號的傷創者，我不忍細看，就急忙趕到城中，去晉見顧副長官，報告此來的使命，並請示前方的軍隊配置情形，顧副長官爲戰爭所勞瘁的消瘦的臉上，啓示我們，他是那樣地生活在戰線下，我深深地感到慚愧和敬仰。顧副長官的言詞和指示，是莊嚴而又充溢着希望，慈祥而又帶着不憚麻煩的殷勤，他講到每一次戰爭至激烈的時候，竟使我要肅穆地站立起來，他說這幾天，平均每天要消耗生力軍一個整師以上，杭州灣登陸後，上海我軍已是腹背受敵，戰爭似已不可久守，希望在蘇常間和太湖南北兩岸，再來奮抗一下，乍平嘉線及蘇常線的國防工事，我們必要善爲

運用，顧副長官的有力的字句，正是見血地針對着當時的實際情形與需要，會談後，我隨着副長官部的高級幕僚，去視察國防工事，一種潛在的力量緊壓住我，在我視察的進行中，彷彿見到幾千萬對的眼睛在凝視着我，他們的安全，似乎在我這次視察裏，要給他們以保障，這不是馬奇諾防線，也不是齊格菲防線，但我的要求却也提高了，我覺得這一帶的工事不夠堅強，除掉簡單的輕重機槍掩體以外，戰壕尙未完成，副防禦工事則尙未構築，我仔細地把工事的優點缺點必需改進各點，詳爲記錄，並且一邊視察，一邊即草擬蘇州國防構築工事的視察報告，八日那天，日機來蘇州整天的轟炸，當晚，秩序就呈現着非常的混亂，普遍地蔓延開來一種恐怖的空氣，戰爭顯然地要開始把蘇州投到黑暗的深淵裏，我是遵照着原定的計劃，完成了我的任務，因於八日晚間回南京，途中隨時聽到軋軋的飛機聲，我感到極大的不安，我怎麼把蘇州丟棄了，幾十萬人民將面臨着怎樣的一個可怕命運？同時，我更感到不甯的，爲什麼我不能留在那裏負起維護國家疆土的责任，然而，我終於回到了南京。

九日晚上，我去晉見執行部主任唐生智將軍，把整理的視察報告呈出并把經過情形，詳細地作了一個報告，當時執行部的高級幕僚都在座，因此我

要我們
來担負

立刻參加了這次的會報，首先，大家甯靜地聽取蘇州和上海前作軍總進報告，間歇了二三分鐘的沉默之後，唐將軍肅然地說道：

「……戰爭形勢已起了變化，我們業經決定，放棄上海，往後，戰爭是將降臨到我們的門口，南京是我們的首都，我們不能夠輕易地把他奉送給敵人，保衛的責任，現在是毫無遲疑的，要我們來担負，諸君，追隨我工作已經有好幾時了，我們平時時常說抗戰抗戰，難道祇是叫人家犧牲的嗎？諸君！難道肯讓敵人從我們手裏隨隨便便地把我們的首都拿去嗎？從前我們所說的話語，要今天的行動來兌現，我向大家說明，我不能辭卸這一個責任！——保衛首都！……」

啾啾的音調，把樸素的字眼，一個個有力地像一陣寒風直刺入每一個人的靈肉，空氣的嚴肅，森森地使人感到冷顫，唐將軍的語調又復和緩了下來，同時又加入了談諧的一種姿態。

「我們不要害怕，每一個人都開一個年庚下來，讓阮先生來推算一下吧，他指定那一位略知命理的阮君這樣笑着，阮君立刻占起來說：

「大家年庚都好，南京永遠是我們的！」
會報是輕鬆地結束了，唐將軍就和科長李仲辛在廳屋裏下棋，那樣的從

容恬澹，森嚴的氣氛是一掃光了，在散會之後！才知道唐將軍當時已向委員長報告過，願意接受守衛首都的重任，可是我們也得瞭解，唐將軍並非不知道南京是不可守，祇是南京，是我國首都，我們不可隨便放棄，他得到了委員長的允可後，所以用着斷然的堅決態度，來堅定我們的心理，使我們樹立起守城的信心。過了三四天，委員長攜同顧祝同（這時適來南京），唐生智，錢大鈞，胡宗南，桂永清各位將領，到天堡城視察工事，而授守城機宜，當時，邵存誠君是任三戰區副長官部參謀處的副處長，我是以執行部科長資格，得隨同顧副長官與唐主任一同登天堡城。當時，委員長在視察之後，指着起伏的山巒，感喟似的說：

「首都錦帶江山，可以說是天然的要塞，要是守衛有方，一定可以支撐一二個月。」

我在那時，也深以委員長的智睿神明，豈不知道南京之不可守，然而大風之歌，是在鼓勵守城將士的士氣，南京的守城戰，是中外人士觀瞻所在，富有政略的意義，在戰略上看來，也可以吸引追擊的敵人向南京前進，使從上海撤退下來五六十個師，至少也可以減輕一些壓迫，得到轉進喘息的時間。

首都衛
戍司令
長官

防禦部
署

十一月十一日起，執行部開始計劃作守城的準備，十六日，唐將軍奉到委員長命令派兼首都衛戍司令長官，就將警衛執行部改組爲衛戍長官部，因爲警衛執行部當時僅擔任國防工事的監督，并未作守城的準備，在首都各機關紛紛後移的一個短促時間內，人力物力均感巨缺，卽與各機關接洽，也極度困難而不得要領，所以籌劃工作，實在是萬分不易，然而我們又不能不力爲籌辦，因此，在萬分苛刻的條件下，我們還得努力來克服他。

當時，首都防禦軍，僅有第八十八師，第三十六師，教導總隊，而這些部隊，又都是在上海激戰後新撤到南京補充整理未完的，因之，我們決定以固守首都附廓據點及城垣爲目的。策定防禦的部署如下：

- (一) 以第八十八師任右地區雨花台及城南之守備；
- (二) 以教導總隊任中央地區紫金山及城垣東部之守備；
- (三) 以第三十六師任左地區紅山幕府山及城北之守備；
- (四) 以憲兵部隊任清涼山附近之守備；
- (五) 以旅長指揮教導總隊之一團及烏龍山要塞部警戒長江封鎖線，並

且命令各部隊徵集民伕於各地區內趕築工事。

講到保衛首都的戰爭，不是在南京的城門口，而是在乍平嘉吳福與錫澄

不是在
城門口

走過了
好幾個
驛站

各線陣地，最少也應在溧水句容與鎮江之線。

中日戰爭的行程，是走過了好幾個驛站，北國的風暴，上海的怒潮，以及沿京滬線，太湖兩側地區的風浪。現在，我們的首都，也一天一天地接近戰線而要領受砲火的洗禮了。

三、在血海中奮鬥

首都保衛戰的開始，即是我軍退出上海戰區的那一個日子。

太湖東
岸戰爭

日軍在杭州灣登陸成功，即與淞滬方面之攻擊軍策動西進，攻我乍（浦）平（湖）嘉（興）吳（蘇州）福（山）線陣地，那是我們的第二道防線，從江蘇長江口的福山，一直到杭州灣的海口乍浦，於是江浙間東太湖的沼澤地帶，便成爲作戰的主要地區，在上海我軍退出的時候，十一月七日清晨，日軍已密布於松江西澱山湖及嘉善，楓涇之間，而更別出游擊軍，由青浦，朱家角迂迴侵入嘉善境內，當時，一粒微塵，可以蒙亂人家的心眼，又何況日軍第五縱隊的到處活躍，前線退下來的難民，又帶來了使人驚心的消息，十一日我軍放棄嘉善，日軍主力就沿松江，青浦，竄越澱山湖，猛撲我蘇嘉路兩段吳江之平望，殿江及嘉興之王江涇，更以一隊化裝難民，重舟越杏墩湖而先襲取我吳江之震澤鎮，震澤在平望西三十餘華里，他竟會先於平望失守，這確是

太使人恐慌了，十四日平望失守，十五日王江涇陷落，至是，嘉興呈現動搖狀態，同時，十一月十一日晚，我左翼軍開始撤退的時候，安亭附近已發現敵軍，後來我第九師趕到，猛烈擊退日軍，然後得以轉進嘉定。另一方面，日軍又沿蘇嘉路北上，襲取吳江，脅迫蘇州，十一月十九日，嘉興失守，日軍即繼續西進，迂迴企圖攻擊我吳福線側背，同時，更在長江口泆浦登陸之日軍，猛攻福山，至是，吳福線也難堅守，我軍就撤守錫（無錫）澄（江陰）線，可是，我軍右翼已放棄蘇（州）嘉（興）線，而沿京滬線日軍，又相繼向我猛攻，至十一月二十六日我軍不得已又將錫澄線放棄，十一月二十七日，日艦協同地面軍配合進攻江陰要塞，激戰五日，終究因援絕於十二月一日被攻陷，這樣，太湖東側的攻守戰就告了終結。

繼續震澤平望失守，日軍於攻陷嘉興的同日，攻佔了吳興之南潯鎮，復向西猛進，於是十一月二十四日攻陷吳興城，二十五日攻入長興，一面沿京杭國道北上，一面又迂迴曲折地進犯泗安，攻入安徽廣德，爭奪蕪湖，當時在滬杭路方面爲我軍劉建緒部，在安吉孝豐方面爲廖磊部，在江南鐵路方面爲川軍各部，有的因傷亡過鉅，戰鬥力已經減少，川軍饒國華師曾於十一月二十七日，於廣德泗安間，敗燬日軍裝甲車十二輛，而於十二日，日軍大舉

外圍防 守戰 幕

攻擊之下，饒師長亦以身殉。及至蕪湖失守，日軍就復東進指向我首都南京，至是，太湖南側岸與浙蘇皖山地的戰爭也宣告終止。

這時，日軍一面沿京滬線向西北追擊，一面沿京杭國道北犯，右側更沿長江向西進攻，左側攻入蕪湖後，隔離了我們後方的援軍使不能東來，這樣就形成了東南西三方面大鉗形的團攻，而我莊嚴燦爛之南京外圍防守戰也就此揭幕了。

陣地配 備

首都防禦軍第七十二軍之八十八師，第七十八軍之三十三師，教導總隊憲兵部隊，部署固守附郭據點及城垣一帶（見前）以後，自淞滬擔任掩護撤退的第七十四軍，第六十六軍，第八十三軍也先後奉令退回南京，擔任首都防禦戰，而這三軍又都是久經戰役，補充整理尚未完竣的殘缺部隊，老兵既少，新兵大率尚未受過訓練，要他們如何能担任要塞式的守備任務呢？然而戰爭局勢已到了無兵可調的時候，也不得不遷就事實，當時決定東南陣地為第一道防禦陣地，把現配備的情形重行劃分如下：

（一）第七十二軍派出右側支隊，至江甯鎮附近任右翼掩護；

（二）第六十四軍任牛首山至淳化鎮附近之守備，並向秣陵關湖熟鎮派出前進部隊；

(三)第六十六軍任淳化鎮附近至鳳牛山之守備，並向句容附近派出有力之前進部隊；

(四)第八十三軍任鳳牛山附近經拜經台至龍潭之守備，向下蜀派出前進部隊；

開始接戰

後來第二軍團徐源泉所部開到，因此改令他們去接守龍潭一帶陣地，而以第八十三軍調至丹陽鎮江作戰，這時，日軍以第九師團全部爲主力，配合三個師團，並以強大之砲兵及機械化部隊，一部由武進向丹陽西進一部由京杭國道向首都北進，我第六十六軍之前線部隊在句容首先與來自武進丹陽之敵接戰！

句容南 京間戰 况

十二月四日，句容以東四十華里處附近發現便衣日軍，當與我派在前方的游擊隊接觸，五日拂曉，我第六十六軍派在句容佔領前進陣地的兩團，與日軍接觸，日軍即向後撤退，下午重複在土橋鎮，牧馬場發現日軍，看來似有向我兩翼包圍的企圖，我第六十六軍嚴密加以監視，土橋鎮日軍又復轉向新塘市迂迴，企圖截斷我句容部隊歸路，當經第六十六軍，派兵一團進攻，並由東昌街之一五四師向句容前進助戰，但是新塘市日軍後續部隊源源開來，我前進部隊爲敵包抄，苦戰後方始突圍，因此損失很大，同時，另一股向牧馬

場前進的日軍，突有一部由九華山北麓，侵入孟塘，我方派部堵剿，但是他們却一面抵抗，一面仍利用凹地繼續西進，午後二時，先頭部隊已在高家莊大胡山附近發現，南京至湯山的大道及我第六十六軍後方連絡線有被切斷的憂慮，當由我三十六師抽兵一團配屬戰車防禦砲等前往撲滅，同時決定我第四十一師從北面出動，六十六軍從南面出擊，向孟塘大胡山間凹地圍攻，準備在晚上布置完畢，等待拂曉，舉行肅清工作，另一方面，固守鎮江的第七十一軍及第一五六師也調動主力，向南京轉進，衝擊孟塘敵之側背，以減輕首都之威脅，然而在七日那天，終於因為通信困難，以及敵人的騷擾，各部未能同時進展，沒有達成這個任務，而日軍却又在大胡山增援，八日拂曉，向我進攻部隊猛烈反攻，更以主力北進，向棲霞山方面包圍，我第四十一師及第三十六師之一團，雙方反復衝擊，終究由於日機轟炸以及他們擁有優勢砲兵的火力，以致我軍到處呈現苦戰的狀況，進攻部隊傷亡甚多，這是句容西北至南京間的戰鬥狀況。

東線戰况

東線的戰鬥狀況，我左翼第八十三軍之第一五四師奉令調赴東昌街，策應尚在丹陽鎮江間之第一五六師作戰，第十四軍第四十一師部隊開赴龍潭接防，十二月五日第四十一師一團到達龍潭，二團開到棲霞山龍王山之線，迅

天王寺
到湯山
鎮

向保國山拜經台之線推進，其餘一團開駐烏龍山担任要塞守備，七日清晨，第四十八師到達南京，當即開往楊坊山烏龍山之線，佔領陣地，趕築工事，這天東昌街之一五四師攻擊前進，抵達白兔鎮，行鄉鎮附近，突接湯山緊急消息，就半途中止，同時，龍潭拜經台保國山之線也發現日軍，我第四十一師與之混戰八日，句容西北線大胡山高家莊之日軍，後援開到，即以主力竄向棲霞山方面，包圍我第四十一師及三十六師之一團反復衝擊，敵機及砲兵密集轟炸，我軍苦戰拚鬥，終未能將日軍驅走。

沿京杭國道北犯的日軍步砲聯合縱隊與機械化部隊於十二月四日竄入溧陽南渡間，一部份竄經天王寺與武進丹陽間西竄的日軍會合於句容以東四十華里處（見前），一部份竄經天王寺西北之上葛村，於五日竄向湖熟鎮，與我第五十一師前進部隊接觸，同時，索墅鎮，祿口鎮，也有日軍騎探出沒，六日由天王寺上葛村前進敵約一聯隊向湖熟鎮我前進陣地猛攻，我第五十一師守軍一度積極抵抗後，始將湖熟鎮放棄，同時，由土橋鎮竄入索墅鎮之日軍，復向我淳化鎮陣地，施行威力搜索，大批日機，整日在淳化鎮陣地更番轟炸，我守軍冒死抗戰，並派隊驅走索墅鎮日騎，斬獲甚多，七日淳化鎮與東昌街間我湯水鎮前面第一線陣地，也為日騎突入，我軍被迫於入暮後撤退至

第二線，固守湯山及湯水鎮，竄入淳化鎮之敵，以步砲飛機，協同向我陣地猛攻，毀地數十丈，機槍掩體，都被擊燬，我軍死亡很多，後來五十一師預備隊前往增援，才得維持原狀，至八日，日軍進攻淳化鎮愈烈，並分向東樵村西莊附近包圍，企圖截斷我歸路，五十一師部隊，奮勇抵抗，死亡纍纍，其中五營官兵，全部壯烈犧牲，後援不及趕上，淳化鎮就於下午四時失守，同日，日軍以主力及砲，機械化部隊進攻湯山我第二道防線，與我守軍混戰至八時許，湯水鎮爲日軍攻入，湯山鎮以及兩側高地，終究在我軍手中，後來我軍第一五六師開到，陣地始漸穩固。

秣陵關

十二月六日京杭國道有敵步砲縱隊由溧水向南京前進，先頭部隊向我秣陵關部隊進攻，另有騎兵迂迴向江甯鎮方向前進，七日秣陵關前面日軍，分兩路向我土橋楊山之線進攻，並有向我右側大山迂迴模樣。

圍城的 命運

到十二月八日爲止，日軍已進攻到我們首都的附郊了，東北面到達棲霞山，東面到達大胡山，南面到達湯水鎮，淳化鎮，西南面到達秣陵關和江甯鎮。

首都南京到這時已成了一個圍城。

四、危城孤守

拖向另
一世界

我們正搭坐在事變的列車裏，我們也將跳身在時代的奔波中。

戰爭一天天地迫近首都了，滿城風雨，我們揀起隨便那裏的一顆石子，也感覺得全是硝磺氣味，每天黎明，驚報鐘即以最不調和的尖銳的聲音，警告市民：「日機已飛近來了。」機聲軋軋和炸彈聲轟隆隆，間以「瑟瑟瑟瑟」的高射砲聲，是鎮日地合奏起市民的悲戚的挽歌，要把全市的生命拖向到另一個世界。

寄身圍
城

從十一月下旬起，大部份比較有一些錢的人，都紛紛地遷離南京，一部份趨向安徽再向內地移動，一部份過江到浦口，沿津浦線北逃，到十二月初，城裏已是感到異常的冷靜，的確的，世界已經寂滅，好像坟墓。長官部的幕僚，都深深地感到使命的嚴重，抱有着「一死報國」的決心，夜深人靜，每每在辦公之餘（這時辦公大部份時間是在晚上），聽到娓娓的閒談，他們相互申訴每一個人的身家歷史，在生存的空間裏，他們是在一起，到另一個世界去，他們也許又是在一起，他們說：假使你或我幸而還能夠生存，你可不要忘了我，把我死的消息去告訴我的家人和我的友人，反之，我也和你負起同一的責任，大家都是寫好了遺囑等待他在將來發生效力，到這時，他們早就把一切思慮拋棄，要獻身於崇敬的首都，他們明知首都是不可守的，可是沒

歷史鏡頭

有一個人流出輾轉的淚，大家都預期着與城共存亡，這時餉銀早已無法寄出了，同時也無法消耗，金錢雖然是萬能，但在這個時候，想不到也失去了使用的價值。入暮之後，大家伺候日機最後一次離開了首都上空，於是便從辦公室裏出來，也有一些拙着閒空，走向街頭，那裏，數天之前，還是車水馬龍、居民和機關，紛紛地在移動，而現在雖是有些店舖，仍然閉着，可是很少有顧客，廣闊的馬路，是顯得異常荒涼，死樣的沉寂，使人感覺得一種不可知的災禍，行將突然降臨，未能離開的人們，躑躅街頭，三三兩兩地私相訴說他們內心的恐怖，事實上，在這風雨前夕，誰能止確地預言明日的命運呢？我們憐憫他們，同情他們，撫慰他們，給他們以希望，同時竟忘了自己也是寄身在這個圍城裏。

十二月四日，南京郊外的砲聲是更其密集了，七日晚上，我們奉到命令到唐生智將軍的公館裏去開會，那是怎樣的一個會啊，那是雄渾而又悲壯的歷史鏡頭，在那裏，我們崇敬的最高領袖 委員長台集少將以上的守城將領訓話，我是擔任紀錄，奉命也出席參加， 委員長偕同將夫人和侍從室主任錢大鈞將軍一起來的。

領袖的

會是開始了，委員長以嚴肅誠懇而又鎮定的態度向全體守城將領宣示：

「……南京，是已經過了十幾年的艱苦經營，那是一個偉大的革命締造：總埋的陵墓在這裏！數十萬生命與他們的希望在這裏！全國的至誠瞻仰在這裏！全世界翹首切盼付與最大的注意力，也是在這裏！我們不能輕易地放棄！輕易放棄！今日，首都已變成一個圍城，我不願意離開這裏，我仍欲坐鎮在這裏，堅決地和諸君共同負起守衛的責任。我自從獻身革命以來，我早就把個人的生死置之度外，我願和這個歷史名城共存亡，但是，現在各方面的戰爭形勢，都在繼續發展，我不能偏於一隅，所以，責任逼着我離開，這在我內心是感到異常的沉痛，今天，我把保衛首都的責任交給唐生智將軍，唐將軍是身經百戰，智勇兼備的將領，他必定能秉承我的意旨負起責任，諸君服從唐將軍，正像服從我一樣。」

「守衛首都的歷史使命，現在已交給唐將軍和諸君了，我們應瞭解這是千載一時的機會，大家能够達成任務，當然是我們報國的最大願望，我在外面，也自當調動部隊，來策應首都的，萬一有什麼不幸，那也是成了保衛國家的民族英雄，人誰不死？我們要看死的價值和意義，在這樣偉大的時代中，作一件不平凡的工作，那是何等光榮的事實，我今天謹以此一好機會交和了你們——諸君，我敬愛的諸君！」

精忠報國

我們肅然地諦聽着世界偉人的至性呼喊，我們感激零涕地深自慚愧，對於國家，對於領袖，我們究竟有了什麼貢獻呢？國家今日遭受厄運，這是我們的恥辱。——我們是有志向的中國軍人，精忠報國，這是我們的天職。偉大領袖的指示，我們要拼力以赴，現在，首都全城的希望是寄託在我們的身上，我恨不得當時立刻喊出：『敬遵領袖的命令，我們誓以生命來遵照領袖的吩咐去工作！』

至誠允

唐將軍是接着發言了；

「本人受國家厚恩，受委員長的殊遇，培植，感激到無以為報。加之，首都的工事，又為我一手設計督造，本人自當敬遵委座命令，與諸君共負守城的責任！即使萬一有什麼，那也是神聖使命的完成，我們能够做一個無愧天人，無愧黨國的軍人，那正是自己創造光榮歷史，創造偉大的民族歷史！諸君，今日正是我們戮力用命的日子！祇要我們能以一死報國家，一死報委員長，什麼願望，我們也都達成了。」

感召的力量

在場各將領心坎裏所要說的話，唐將軍都已透澈地代表大家向委員長申訴，這是對於一個偉大召喚的至誠允諾。

今天晚上，我們感到有一些特殊，我們不能說出那時的一種感情。我還

生命易逝

記得在散會之後，大家都好像心事重重地回返到寢室裏。沒有往常的喧擾，沒有往常那樣喜笑開談，夾雜着一些京調，小曲，救國歌詞等等聲浪，今晚，在沉靜中，鬚髯每一個人的脈膊都像海潮一樣洶湧地狂跳，這是潛在着的一種騷動，感情的不能壓抑的振盪，也好像在徬徨道路中獲得了一條行經，——這，也許即是被人稱爲「感召」的那一種力量在起着作用，的確的，今天領訓的每一個人員，都是沐浴在偉大領袖的神聖的召喚裏了。

南京城垣附近的矮小破屋和森林等，這將成爲可以使敵人利用之作爲屏障，同時，也妨碍我們的視線，所以就首先把他們焚燒殆盡，而在南京外圍敵人也到處在縱火，晚上紅光滿天，一百多道的火焰，正像把南京全城放在一隻巨大的火炷上，數十萬市民正被熬煎着，感受到生命易於逝去的威脅。

天一明亮，日機立刻飛來猛烈轟炸，我們的辦公地點，是在防空壕的附近，在百子亭的唐公館辦公廳內，築有許多的防空洞，工作緊張時，大家都不高興進入，防空洞四週，有高射砲四五門，白天，整日由着炸彈和高射砲叫囂，彼此談話，有時也往往不能聽見。有一次，炸燬了辦公室裏有五六尺地方，大家也僅納罕一下，並沒有離開，事實上也來不及走了，唐將軍深怕我們部隊和職員要逃命過江，所以下令把南京通浦口的船隻，一起交三十六

不能搬 走

師看管，長官部也沒有留下一條船隻，唐將軍同時下令，擅自過江者以軍法從事，但是，在幕僚們中間，也從未有人想到過這一回事。

十二月八日晚上十一時左右，忽然屋頂上霹靂一聲，窗門就倒了下來，玻璃震得粉碎，桌上物品在空中亂飛，我們一起有二十多人在那裏辦公，一齊都驚訝地站起來，大家都以為這座屋子不倒為奇怪，走出來看，順便在地上拾起塊破片，原來這是敵人榴散彈爆炸的威力，也許這是氣壓震盪所致，幕僚們看了一回之後，相視大笑，誰也不生長着一些恐懼心理，忽然間起了一種瑟瑟的聲音，也許是飛機飛近，機葉子震撼的聲音，突然間又是一顆彈投在玄武湖，那是一顆重磅炸彈，震盪的度數，比榴散彈更厲害，以我猜測，大概敵人已知道我們在這裏辦公，在暗夜中亂找目標，亂投炸彈所致，接着，日機又接連地飛來我們附近偵察，我當即報告唐長官，我們辦公地點給日機發覺了，而唐長官却從容地說：「我不能為日本的幾顆炸彈砲彈，搬走這所屋子，這裏，如嫌辦公狹窄，你們可以遷移到鐵道部地下室去辦公，我呢，不能離開這裏，劉羅兩位副長官和我留在此地好了。」——這時，日軍的砲火和槍聲已經停止，天也快近亮了，第二天，我們就遵照他的命令遷入鐵道部地下室辦公。

消息連繫

這時，顧副長官祝同，收容好上海撤下來的一部份部隊，開到揚州，他的參謀處副處長邵存誠還和我保持着連繫，不時有電話來問我們南京的情形，同時也時常把揚州和江北的消息告訴我。

守城部署

戰爭是一天一天地激劇起來，在八日那天，我們已完畢了一個新的守城部署：

右側支隊，固守板橋鎮大山之線；

第七十四軍之五十一師，五十八師固守牛首山一帶據點河定橋之綫；

第八十師固守雨花台；

第七十一軍之八十七師固守河定橋至孩子里（江南鐵路北）之線，右

與八十八師及五十一師，左與教導總隊連繫；

教導總隊固守紫金山；

第二軍團固守楊坊山及烏龍山之線及烏龍山要塞；

第三十六師固守江山幕厝山一帶；

第六十六軍至大水關附近集結整理待命；

第八十三軍之一五六師及三十六師之一團在青龍山龍王山線掩護撤退

，在鎮江之第一〇三師第一一二師向南京急進。

十二月九日，首都附廓的戰事是開始了，那天淳化鎮的日軍乘我第五十一師撤退，接防的八十七師兩團陣地尙未穩定之際，即跟蹤衝至高橋門，而七鬢橋及中和橋的兩座橋樑，我們都不及破壞，所以日軍步兵二千坦克車十餘輛，就得於拂曉進至光華門外，佔領了大校場通光營房，這時光華門附近僅有教導總隊少數官兵，他們看到情勢緊急，就將城門緊閉，並將沙袋壘起堆積至半城那麼高，以堵截敵人的猛衝，而日軍就將野山砲推進高橋門附近，向城門轟射，城門是天傾地翻似的掀了下來，泥沙像河水一樣向外傾流，當時即有日軍百餘人向砂泥的隙孔裏扒入，但立即爲我全數殲滅，城門是隨堵隨破，隨破隨堵，我五十一師下令反攻，仍然不能擊退敵人，那天，城中是極度的緊張，參謀處廖處長向我說：「我親攜電話機到光華門去看看，每十分鐘和你通電話一次，要是搖不通了，那麼大勢也就完了，你們即可作其他的準備。」他說畢了這句話，頭也不回的離開了我們，不久，他的電話來了，他說進城的日軍，已全部殲滅，原來日軍的坦克車列隊大校場上，時常來衝擊我們，步槍的射擊，噹噹地在車身上響了一下，即就完了，彷彿小孩子拾起一塊小石子，去擲擊牛背，日軍不斷地轟射城門，一團一團的火花，在炸裂那個門的罅缺，我們當在城內調去四支小鋼砲，瞄準着坦克車放射，

大勝關
失守

「打倒
日本帝
國主義」

上午，給我們砲燬了一輛，因之，他們便將十數輛坦克車，退回過橋去了，這樣，方才設法堵住了那扇城門，後來八十七師的後繼部隊趕到，直屬特務隊也來增援，彼此配合後舉行一個猛烈的反攻，方始將大校場的日軍擊退，到晚上，我們重復把城門堵好，可是在城門洞的高處，總有一個不能堵滿的缺口。這是光華門一線上的激戰情形。

同日，牛首山方面的第五十八師，與敵軍激戰了一個整天，後因第八十八師派出的右側一個支隊，過早的撤退了，因此日軍就乘機向西北追進，一部份竟攻佔了大勝關，並且有沿江北犯模樣，這時，我五十八師陣地形成孤立，晚上，我軍不得已奉令撤退，與五十一師聯合担任雙澗鎮至宋家凹的守備，那是在八十八師右翼延伸線上的作戰情形。

十二月十日，日軍大集，沿雨花台，通濟門，光華門，紫金山，第三峯一線，同時猛攻，首都南京，她的堅固的古老的建築，正在忍受着現代化的武器的挨打，雖然，她是在苦痛中，但是却也足以自豪的了：當時日軍組成了一支小的敢死隊，隊長是一個四十餘歲的瘦小的傢伙，他野獸般瘋狂地率領了他的十幾個部下猛衝過來，即在光華門附近，爲我教導總隊的工兵排堅強地阻擋住了，於是在耀眼的陽光下就展開了白刃的肉搏，我們英勇的弟兄

們受傷了，倒了下去，而他們，這十數個可憐的無名侵略小卒，也就一個個完畢了他們的生命，那個隊長倒在地下，顫動着他的那一條腿，他此刻却是墜入於一苦痛引起了他的悔恨，悔恨加深了他的苦痛的朦朧不明的時期裏。同時，他們的後續部隊也是退却了，他們的同伴已無法來解救他了，因此，我們的工兵排在檢查自己的傷兵時候發現了他，服裝證明他不是一個尋常的弟兄，爲了減少他的可憐的抵抗，就一刀割下了他的首級，他們便派了一個弟兄把那顆人類中間獸性特別發達的腦袋，送到鐵道部地下室，他們看到他的耳畔和頰下，尙留有數根半寸長的鬚髯，在微風中顫動，是那樣猙獰的面目，不知多少中國的男女，被葬送在這一個人兇暴的劊子手裏，我們的公務兵跑過來，揮了一拳過去，同時叫着說：「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大家連忙來阻止他，而在這時，日機却還在我們的頭上盤旋。

戰爭愈演愈激烈下去，光華門又復被日軍突破二次，衝入城內的百餘人，悉數被我們殲滅，我們更以一五六師增援通濟門，並搶堵光華門，光華門的日軍是被擊退了，可是還有少數的敵軍已潛入城門的洞圈裏面，我們的火力不能掃射到他們，而天又要黑將下來，於是我一五六師挑選出敢死隊數十名，由城牆上縋懸下去，將潛伏在城門洞圈裏的少數敵軍，用手榴彈汽油把

他們全部焚斃，並猛襲通光營房，將那裏的日軍全部驅逐，而他們在追擊中間，也沒有一個生還，這數十位英雄的高貴犧牲，使光華門和通濟門方面，轉危爲安。在光華門，我軍是由副長官劉興將軍親自指揮，這一次的激戰，使敵人也爲之唾服，不過，同時在這一天，雨花台的八十八師右翼，由於敵軍衝擊的猛烈，致失去陣地前要點三數處，稍形動搖，第二軍團的四十一師在南京東面以攻擊孟塘方面的日軍，遭受挫折，開始撤退收容，至是，首都的防衛戰是達到了更艱苦更險惡的階段。

日軍鑒於進攻光華門通濟門的失敗，十一日就以精銳部隊猛攻中華門，中華門外我駐有守軍八十八師，日機三五成羣地來更番轟炸，使八十八師無法可以站穩。他們被迫祇得退入城內，但是日軍却緊接着追蹤衝來，以致我軍部隊混亂，雲梯城門，撤閉不及，這爲敵軍搶入約三百餘人，副長官羅卓英將軍親至第一線指揮，拚冒彈火，在中華門一帶和敵人展開了壯烈的巷戰，把攻入的敵軍全部擊斃，始得喘息機會。那天，東線敵人猛攻紫金山，另以一支部隊迂迴偷襲大勝關至江心洲之地區，向我七十四軍右側背射擊，企圖圍攻我後方，使我通浦口之江面受到威脅，下午二時，我八十八師雨花台左翼陣地爲敵全部炸燬，敵軍就乘隙突破我陣地，同時，我第二軍團因銀孔

山失守與城內連絡隔斷，戰至午後，情況即告不明。那天晚上，八十八師爲縮短陣線計祇得在城外固守主要陣地，城垣防務，由一五六師七十四軍分別担任，本來還打算策動一次反攻，但經考慮後，認以爲各部隊疲勞已極，喪失了攻擊力量，而一一二師一〇三師新自鎮江撤回，更感到疲勞不堪。

在那樣緊迫的時間裏，我是奮發了我所有的能力，對於這次的戰爭，我是歡欣地來迎受的，堅守南京，這一榮譽的任務，我始終很勇敢地追隨諸將領，願意流我的血和汗來負起我的責任，自四日以來八天中，我沒有好好睡一次覺，安穩地吃過一頓飯，我正像天天坐在飛機中，在極迅速的轉動中過活，那也是的確的，偉大歷史意義的南京保衛戰，在我忠勇將領的鄭重緊急的策動下，我還肯顧惜我自己？死和生，在當時孤城中的每一個人，上白唐長官，下至每一個兵每一個老百姓，都覺得他們是密切的鄰居，從生的境界到死的領域，正像走出甲的門到鄰家乙的門那樣容易，迅速，而且是平淡，飛機整天在轟炸，整個南京城內，竟變成了一間極大的化學室，硫磺，炭酸，火藥氣味，霸佔了整個空間。雲霧把南京城披上了一件蒼白色的堆沙，是的，是那麼地感到一種歷史的凜慄，大家希望着部隊來救援，但看不到我一機一砲，我是天天在經手辦理部隊移上前線去調動作戰的工作，在字面上

明明是一個師或者是一個軍開上去，可是，天曉得哪，那是怎樣的一個師呢？一個軍呢？論實際，那裏算得上一個師，一個軍啊，兵員祇不過一個營的模樣，同時，沒有大砲，步槍也不整齊，機槍有一部份已是子也軋了，早就喪失了作戰的用處。疲兵再戰，到今日想來，我也覺得那時是太可笑了，我們在將領們的命令下計劃並調動他們走上前線，事實上等於驅逐羊羣去迎受獅虎的咀嚼，戰爭消耗他們，正像一束的乾薪，投入熾紅的火爐裏。

十一日那天，李仲辛跑來輕輕地向我說：

「現在是快到成仁的時候了！你看，外援未到，反攻無力，長江已斷。

個個拚他一個或半個

我也知道事態的嚴重，然而內心的忿恨，使我自然地嚴肅地切齒地說出

「反正是一個犧牲，但總得拚他一個半個敵人！」

這時，委員長在廬山，雖則有線電早就斷了，而無線電到十一日為止，還保持着聯絡，每一天有一二個電報來指示我們。

繼續着恐怖的黑夜，來的是一個殺氣森森的白天，十二月十二日，在南京却呈現出更慘烈的一幅人羣搏鬥的畫圖，拂曉起，敵人的飛機大砲，即密

千年的
城牆祕
密

集地向我們進攻，城牆受着砲火，正像不斷地打鼓，可以驚醒住在美國的酣睡的先們，機槍是鞭砲似的在無論那一個方面都有發生，步槍是成了可憐的落伍的家伙，低輕到使人引不起興趣，不注意也聽不清楚的微弱的聲音，重磅的砲彈，轟擊中華門，堅固的城牆外壳，被震裂的萬千的爛石塊，飛在空中，擲向所有的住屋，屋子立刻傾塌下去，石壳裏面的沙泥飛奔下來，正似喘急的流砂，千餘年來城牆的祕密被發現了，城裏的士兵們可以看到城外的敵人，是好像僅有矮矮的一個門限，被隔離以低低的城牆底殘餘基礎。三十餘架敵機盤旋天空，炸彈和宣傳品同時下來，他們勸告守城將領們投降，極力誇耀並渲染他們炸彈下的德意，至正午十二時，八十八師雨花台的主要陣地全被敵軍佔領，紫金山的第二峯也失陷，第二軍團被壓迫到烏龍山至吉祥菴的背水陣地，我們就調動一五四師去增援阻擊中華門進入之敵，同時，雨花門及中山門城垣有好多地方，也給敵人砲燬，敵軍乘隙鑽進，這時，有什麼障礙物可以作為屏障呢？我可以最誠懇也最坦白的話，向大家宣告，那時，萬千無秩序的士兵，自發自動的迎衝過去，把他們的身體當作城牆，因此，得以阻遏一下敵人的長驅，守城的忠勇將士，都因為不想離開，還在拚命挺住，所以，這次南京的軍事撤退，要不是因了他們的捐軀，我相信是萬

危城成了破城

萬來不及的，所以，這一大羣視死如歸的英雄們，他們却救了那一大批決心的雄武的將領，而這中間一大部份在今日已成了擊退敵人的主要將領。

危城已成了破城了，我三十六師奉調進城，準備巷戰，到午後三時，八十八師八十七師分一部潰退部隊，經由中山路北走，要想出挹江門，可是走到鐵道部附近，却爲三十六師及長官部特務隊所阻，不聽指揮，秩序因此更爲紊亂了。

一再的
技筆攔
置

我在十一日夜二時，因爲過度疲勞，正想休息一下，可是剛睡了一個多鐘頭，廖參謀處長却急急地來喊我：

「我們趕快到唐公館裏去罷！」

「什麼事呢？」我問：

「不要問，到那裏你自會知道的！」

鐘是冷冷地擊了四下，我輕輕地聽到馬路上三輪機車行進的聲音，我就隨着到唐公館，那時，天尚未明，副長官羅卓英劉興參謀長周爛都在那裏，唐長官看到我和廖處長進來，他肅穆地說：

「現在城已擊破，無法守衛了，委員長已有命令，叫我們撤退，你們趕快去準備撤退命令罷！」

當然，我是戰兢地接受他的命令，我隨廖處長下來去起草撤退令了，同時，隨羅副長官來的林處長維周也在一塊研究命令的要旨。過去，我到蘇州，我晉謁顧副長官時，我自己感到慚愧，因為一個中國軍人，不能在前線捍衛國家；後來南京保衛戰開始，我正欣幸我有機會可以出一些力量，以對得起國家培育我的一片至意，領袖給以我的教育與感召。雖然，我的力量是那麽淺薄，我也曾經要求到中華門，光華門，中山門去參加戰鬥，我時常想像軍人們戰死者的光榮，但是唐長官却認以為賢明幕僚是決策幃幄，可使戰機改變，雖失敗也可維持戰爭的延長持久的最有力量的要素，他的貢獻是和打仗一樣，因此，我始終留在部隊担任幕僚工作，飛機大砲，轟毀了我的住屋一部份，却愈越使我興舊，前線的敗訊，使我蹙額，使我慚愧，使我引咎，而戰事轉機了，我又欣喜不已，事實上，的確的，那時我已是沒有了小我的見解，我已被熔成爲戰爭，我看作我是爭取國家獨立自由的手段中的一部份力量，雖則是細小，但却是極願意毫無保留地獻出我的所有。戰爭的勝敗，即是我性情的變化起伏的因素，長時期的不休息，種下了我後來幾乎不能醫治的失眠病，但我總覺得我的生命是已交給南京城，我沒有什麼別的理想，因此，今天唐長官命令我起草撤退命令，我實在是感有羞憤，但我又沒有失

去我的理知，我相信自己是很瞭解於當時的局勢的，我有充足的材料，證明南京是無可守，不能守，而也失去了守的價值，決定中國命運的戰爭是在長久抗持，而不在一城一鎮之得失，保留我們的戰鬥力量，保護我們的作戰將領，實在是轉敗為勝的樞紐，領袖的命令是必定經過周詳的考慮，唐將軍也決不是愛惜自身生命的平凡軍人，他爲了成全今後行將担任反攻重任的將領，所以雖則在沉痛中，也決定遵從這一個意旨，我呢，一再的投筆擱置，感情和理知起着戰爭，然而，結果却也終於在羞憤，哀惋，仇恨，報復等等若干種的複雜心理交織下和廖處長起草了這一個撤退命令：

撤退命令

一、首都衛戍司令長官作戰命令特字第一號

命令 十二月十二日下午三時
於首都鐵道部衛戍司令部

一、敵情如貴官所知。

二、首都衛戍部隊決於本日（ ）晚，衝破當面之敵，向浙皖邊區轉進，我第七戰區各部隊，刻據守安吉柏墊（甯國東北）孫家鋪（宣城東南）楊柳鎰（宣城西南）之線，牽制當面之敵，并準備接應我首都各部隊之轉進，又蕪湖有我七十六師，其南石碣鎮有我第六師占領陣地，正與敵抗戰中。

三、本日晚各部隊行動開始時間，經過區域，及集結地區如另紙附表規定。

四、要塞砲及運動困難之各種火砲并彈藥應即澈底自行炸毀不使爲敵利用。

五、通訊兵團除配屬各部隊者應隨所配部隊行動外，其餘固定而笨重之通信器材及城內外既設一切通信網應協同地方通信機關澈底破壞之。

六、各部隊突圍後運動，務避開公路，并須酌派部隊破壞重要公路橋樑，阻止敵人之運動爲要。

七、各部隊官兵應攜帶四日份炒米及食鹽。

八、予刻在衛戍司令部，爾後到浦鎮。

右令

計附表第一第二兩紙

司令長官唐生智

「附表一、

南京衛戍軍突圍計劃

隊 號	突圍時地境區分	開始時期	行軍地境	集 結 地	連絡法
<p>第七十四軍</p> <p>第七十一軍</p> <p>第六十六軍</p>	<p>鐵心橋 谷</p> <p>里村 陸郎橋</p> <p>飛機場東側</p> <p>高橋門 </p> <p>淳化鎮 溧水</p>	<p>後十二日午</p> <p>後十一日午</p>	<p>第七十四軍</p> <p>第七十一軍</p> <p>第六十六軍</p> <p>第六十七軍</p> <p>第六十八軍</p> <p>第六十九軍</p> <p>第七十軍</p> <p>第七十一軍</p> <p>第七十二軍</p> <p>第七十三軍</p> <p>第七十四軍</p> <p>第七十五軍</p> <p>第七十六軍</p> <p>第七十七軍</p> <p>第七十八軍</p> <p>第七十九軍</p> <p>第八十軍</p> <p>第八十一軍</p> <p>第八十二軍</p> <p>第八十三軍</p> <p>第八十四軍</p> <p>第八十五軍</p> <p>第八十六軍</p> <p>第八十七軍</p> <p>第八十八軍</p> <p>第八十九軍</p> <p>第九十軍</p> <p>第九十一軍</p> <p>第九十二軍</p> <p>第九十三軍</p> <p>第九十四軍</p> <p>第九十五軍</p> <p>第九十六軍</p> <p>第九十七軍</p> <p>第九十八軍</p> <p>第九十九軍</p> <p>第一百軍</p>	<p>一、第七十四軍附近</p> <p>二、第七十一軍附近</p> <p>三、第六十六軍附近</p> <p>淳化鎮</p> <p>溧水</p>	

<p>附記</p>	<p>教導總隊 第一〇三師 第一一三師</p>
<p>一、第二軍團應極力固守烏龍山要塞封鎖，萬不得已時，渡江向六合集結待命。 二、第三十六師掩護各機關及直屬部隊渡江後開始渡江向烏衣附近待命</p>	<p>軍第八十三</p> <p>右連之線，線上屬</p> <p>麟門 紫金山 麟 天王寺 橋鎮 各相</p> <p>之次序一</p> <p>二師六十六軍</p> <p>一〇三師一</p> <p>按教導總隊</p> <p>後十二日午 十一時</p> <p>總隊第一〇三師第一一三師第二軍團</p> <p>郎溪縣 鋪子 國溪 縣相 之線 線上 要道 屬右</p>

最後一
次會議

當日下午四時，在極度危急中，唐生智將軍召集羅卓英、劉興、周燦，余念慈及師長以上各將領到唐公館去開會，這是南京衛戍戰中最後的一次會議，唐生智將軍擔任主席，他首先宣布說：

「……南京現已十分危急，少數敵人業已衝入城內，在各位看來，以爲尙有把握再行守衛否？」

大家都彼此面面相覷，空氣冷寂到使人寒顫，至是，唐將軍便把領袖的兩真電向大家公布，電文說：「如情勢不能久守時，可相機撤退，以策後圖」，同時，把撤退命令，奪圍的計劃與及集結的地方，分別指示，終這個會議中，大家都默不作聲，不能言說的靜寂刺激着每個人的感情，彷彿居喪一樣的大家沉澱在悲哀的深淵裏。

後來，終於唐將軍又繼續發言了：

「……戰爭不是在今日結束，而是在明日繼續；戰爭不是在南京衛戍戰中終止，而是在南京以外的地區無限地延展，諸君應記住今日的恥辱，爲今日的仇恨報復！各部隊應指出統率的長官，如其因爲部隊脫離掌握，無法指揮時，可以同我一起過江。」

語句是那樣低沉，在靜寂中却彷彿繚繞於屋頂，而深深地撥起了每一個

戰爭不
是今日
結束

劃渡江計

人的心弦。夜幕是垂了下來。一切消失在暗黑的懷抱裏。
 除突圍計劃所規定之各部隊以外，其他各渡江部隊，當時決定有如下表所列：

第 二 次		第 一 次	序 次 分 區
五、炮兵指揮部	四、防空司令部	一、各種砲兵 二、戰車部隊 三、武器彈械	
右	同	津浦碼頭 及三北碼頭	集結碼頭
八時	下午	十二日 下午六時	渡江開始時刻
昌	百	邵	渡江指揮官
之	律毀滅	備等一	備 考

第 四 次	第 三 次
第二十六師 補充第十一團	一、憲兵司令 部 二、憲兵各團 三、警備司令 部 四、通信部隊 五、工兵部隊 六、本部機槍 連
同 右	同 右
十二日 下午十二 時至十三 日上午 四時	二十 日 下午 十時
宋希濂	蕭 山 令
何	
第 三 次	一、義勇軍 二、金陵師管 區 三、補充兵訓
同	同
十三 日 上午 四時	
何	

記	附	次	六
<p>四、各部隊渡江時，務宜靜肅</p>	<p>一、各次序單位應聽渡江指揮官之指揮，按時登船，不得自行擁擠</p> <p>二、各部隊行李一律不許渡江</p> <p>三、第三十六師掩護各部渡江後再行渡江，該部撤退時，南京所有建設儘量毀滅之</p>	<p>之人員</p>	<p>練處</p>
			<p>部</p>
			<p>五、運輸司令</p>
			<p>六、以上五次不能載運</p>
		<p>右</p>	
			<p>時至</p>
		<p>六時</p>	
		<p>浩</p>	<p>志</p>

炬之一

天是黑森森地愈越暗黑下來，紫金山滿山都在焚燒，雨花台、中華門、通濟門一帶，全是火光，這是歷史上的一個血的昭告：多少的生命與財產，多少人的希望與命運，多少年代的艱苦經營，在縱火者的猶笑中付之一炬，時代被推落後十幾個世紀，依然是野蠻人在荒野上馳驅。

五、江上烽火

兵荒馬亂

南京城裏，變了一個極度騷動的地方，彷彿已經築好了一個坟墓等待在外面，而大家正在掙扎着，拒絕那一位接引的顧客的到臨！——死在等候，城南的人羣，湧向城北，城北的人羣，又擠到城南，城的四周圍，到處發現着槍聲，兵荒馬亂，世紀是走入了最暗黑的階段。

文件焚化

十二月十二日夜，城東南隅，已發生激烈巷戰，我和李仲辛還在唐公館迅速地搜集文件，我們並不是不知道危險的近在眼前，但是公文的重要性是超過了自己生命的愛護。我們已熬煎過了一天一夜，什麼東西也沒有入口，肚裏是感到異常飢餓，煮飯呢，瞬息萬變的局面，如何再能等待一二小時，剛巧這時，衛士煮就一小鍋的粉湯，放置在那裏，也沒有人在理會牠，我就和李仲辛迅速地各吃了一碗，消息是一分鐘一分鐘地加緊，我們急忙趕出

從挹江
門出城

，看見衛士們正將汽油向這所屋子灌澆。原來唐將軍上車時，以五百元和二十瓶汽油交給衛士，要他們把這所屋子焚燬。我們離開唐公館，就走向鐵道部辦公室，那裏除了幾個散兵在無聊地來去走動以外，什麼人也沒有，我們走進地下室，看見一元的鈔票，散滿在地上，一個死屍倒臥在那裏，這真使人太驚訝了，到這時候，還有人爲了金錢殺害和他同住在一艘破船裏的夥伴，我和李仲辛把遺留的文件焚化了，然後急急地離開鐵道部。

我們想從挹江門出城，可是走到挹江門，看見兩邊却滿布着鐵絲網，中間僅留有一條小徑，三十六師的弟兄們，舉着步鎗，作着瞄準的姿態，禁阻任何人的進出，八十七師，八十八師和其他部隊退下來的官兵正向他們吵鬧着，中間還夾雜一片老百姓的哭叫的聲音，四處斷斷續續的零亂的槍聲。紫金山上火光照天，後面難民們扶老攜小還在絡繹地過來，我們也祇得在工事前面停留住，我忽然想到三十六師的這一團是奉令開來城中準備巷戰的，因此，我就走向前去，對那守衛的士兵說：

「團長在什麼地方？我有重要命令要交給他！」

「你是誰？」他驚問着我：

「衛戍長官部科長，我有符號在這裏。」

江上爭渡

他檢查了我們之後，准許我和李仲辛通過鐵絲網，當我們通過時，一下子便有十多個人，也趁此機會緊隨我們穿過了這封鎖線，趕市集一樣又轟然地起了一陣喧嘩的人聲，我們到了挹江門口，會見了三十六師的一位連長，他盤問我們的來歷以後便問今後應當怎樣措施，我便把他們應擔當的任務告訴了他。

我們已安然地出了挹江門，看見沿江碼頭上，秩序是異常粉亂，槍聲這邊停了，那邊又響了起來，人是成千成萬，渡船却祇有二三隻，誰不想早一刻能夠渡過那一條白練也似的長江，在此時已成了生和死的分界線，在種種的混亂恐怖之下，大家都感到生命的脆弱，爭奪渡江，彼此互罵互鬧，痛哭流涕，一隻船剛靠近了岸，便有一羣人，跳躍上去，冒率的墜入了江裏，也沒有人來理會他，幾百隻手緊拖住渡船的船緣，不給他開駛，他們認以為也祇有上了船，迅疾地離開江南才可以得到安全，船裏的人們怒罵着還站在岸上不讓他們開駛的人羣，船裏有幾個弟兄，把槍向天空鳴射，但是有什麼效用呢？在生和死的邊緣上，除了上船，什麼都是死的邀請，水手經過了好多的說話，竭力把船撐動，可憐，有許多人，還緊攀着船沿，隨着渡船駛到江裏，也有跌在水裏隨着江水流向東方，在這個俄頃裏，人與人之間

全仗這 一艘船

什麼也沒有了，戰爭的過失，贖武者的罪惡，讓萬代子孫永遠咀咒吧，當渡船駛到了江心時，對岸浦口，又在開槍了，他們禁止南船靠近江岸，因此，渡船祇是在江心裏團團旋轉，一切都在和「生存」開玩笑，原來浦口那邊的禁阻渡船靠岸，是有緣故的，因為過去唐將軍曾指示第一軍軍長胡宗南將軍，不准南京的人員擅自過江，這次撤退，雖則也已有無線電通知胡將軍，可是當時胡將軍駐在滁州，命令收到恐遲，還不及傳到北岸的守兵，所以有此誤會。

當時，敵人也有一部份在江浦縣境內渡江，所以隔江槍聲很密，我和李仲辛也不知道這些消息，在槍聲中向煤炭港匍匐前進，終於到達了海軍碼頭，那裏有江甯要塞司令特務連駐守，那裏是停留着一隻船，我們就一躍登船，船裏已住滿着三四百人，都是長官部的官兵，可是却不見唐長官羅副長官余參謀長，兩岸的槍聲，使大家都懷着恐懼，許多人主張立即開船，我儘力阻止他們，一定要等唐長官來後再開，等待了一小時以上，果然唐長官是到來了，他也沒有副官和衛士跟從，祇由南京警備司令部的一個副官陪送到此，已而羅副長官和劉副長官也來到了，余參謀長，廖參謀處長却還沒有來，唐長官命令又等待一個小時，後來恐怕誤了渡船的六次計劃，（見前表），

莫非是
遇難了

所以祇得開駛了，現在再來一談這艘船的來歷吧；原先在衛戍戰發動時期中，唐長官爲防止守城官兵私自渡江起見，把所有的船隻交三十六師看管，不准留有一船，違令卽以軍法論處，十二月七日，江陰江防司令部裝運一部人員和軍用品開到江甯要塞外面的烏龍山，停留在封鎖線外，後來周參謀長堅主把這艘船暫時取來，所以由我通知江甯要塞司令邵百昌，把小筏引港進入，停泊煤炭港，此次衛戍長官部人員得以逃命，是全仗了這一艘船。

十點鐘到達浦口，沿鐵道北行，想到滁州，可是行不多路，在花旗營地方，發現槍聲向我們射來，愈前進槍聲更烈，據報江浦敵正要向我們進行包圍，因此，就改向揚州行進，我們知道顧副長官在那裏，可是却找不到一輛車子，而唐長官又因爲身體沒有復元，行路是感到困難，陳副官想了許多方法，祇覓得一輛板車，車上還有牛屎，唐長官見了說：「這輛車如何可以坐呢？」因此，仍舊由衛士們扶着前進，陳副官也叫車子隨着同行，走不了幾里路，唐長官委實走不動了，又問陳副官有車沒有，陳報告說沒有，祇有那一輛板車，唐長官嘆着氣說：「我帶兵二十年，大小百餘戰，從未有今日之狼狽。」他就上了板車，一邊行進，一邊又時時停車問長官部人員都過江沒有，一余參謀長廖處長沒有來，莫非是遇難了，一態度是愈常沉痛。

到揚州

由浦口向揚州，走不多遠，有一座大木橋，橋長十餘丈，可是橋身已大部着火，大概是漢奸在這裏縱火的，而我們又非過此橋不可，所以找尋木板，滲入泥土，蓋壓上去，我們就這樣在火海中艱難地通過了，走未一里，聽得轟然一聲，大概是橋樑中斷，大家都納罕了一下，我們的一行共有四五百人，至是，我們始停下來休息，回顧南京，一片火光，竟以紫金山一帶，照耀如同白晝，敵機六架在南京、浦口、烏龍山上空盤旋，槍聲、砲聲、炸彈聲仍然在咆哮，烏龍山要塞，還是在時的建築，山上的大砲，也是舊式的，炮的威力不大，而轟炸威力却頗為驚人，日本的新式兵艦開駛到要塞外面，我們祇聽到隆隆的大炮底怒吼，一團一團的火花投向江上，達有幾十丈的遠程，我一面悲痛首都的淪落，一面痛念未及脫險的同事，同時，又俯視大江，覺得四五里遼闊的江身，不知是如何地過來的，彷彿作了一夢，我並不以過江倖免爲喜，而却深以爲無益於首都衛戍戰而慚愧。

山珍海味

十三日晨七時抵達揚州，顧副長官已移駐臨淮關，他留下卡車六輛，供我們輸送，因此，我們便順利地到達滁州，晚上坐車至臨淮關，顧副長官請我們便餐，可是一口餘未有食物下腹，餚饌雖是普通，而在我們看來，却是勝過山珍海味了。

雪裏送炭

十四日奉到委員長命令，首都衛戍成長官部人員調赴武漢待命，過江部隊收容集結，那時，天氣已是非常寒冷，同事們，大都祇有隨身衣服，晚上烤火就寢，往往不能成眠，安徽省政府主席陳調元氏，送來大批棉被，這正是雪裏送炭，同事們至是始得溫暖。

委員長的昭示

二十日，我到了漢口，看到 委員長十七日我軍退出南京的告國民書，勾引起我無限的感觸，我含着淚一字一字地讀了下去：

一此次抗戰，開始迄今，我前線將士傷亡總數已達三十萬以上，人民生命財產之損失，更不可以數計，犧牲之重，實為中國有史以來抵禦外侮所罕觀。中正身為統帥，使國家人民蒙此鉅大犧牲，責任所在，無可旁貸，中心痛苦，實千百倍於已死之將士與民衆，一息尚存，唯有捐糜頂踵，以期貫徹抗戰到底之主旨，求得國家民族最後之勝利，以報黨國，以慰同胞，敵人侵略中國，本有兩途，一曰鯨吞，一曰蠶食，今者逞其暴力，陷我南京，繼此必益張凶燄，遂行其整個征服中國之野心，對於中國為鯨吞，而非蠶食，已由事實證明。就中國本身論之，則所畏不在鯨吞，而在蠶食，誠以鯨吞之禍，顯而易見，蠶食之禍，緩而難察。敵苟持慢性之蠶食政策，浸潤蠶食以亡我於我不知不覺之間，則難保不存因循苟且之心，解

其敵懷同仇之義，馴至被其次第宰割後已；今則大禍當前，不容反顧，故爲抗戰全局策最後之勝敗，今日形勢，毋甯謂於我爲有利。且中國持久抗戰，其最後決勝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實寄於全國之鄉村與廣大強固之民心；我全國同胞誠能曉然於敵人之鯨吞無可倖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敵愾，步步設防，則四千萬方里國土以內，到處皆以可造成有形無形之堅強壁壘，以制敵之死命。故我全國同胞，在今日形勢之下，不能徒顧慮一時之勝負，而當徹底認識抗戰到底之意義與堅決抱定最後勝利之信心。茲爲我同胞約舉其要義如下：

一、此次抗戰，爲國民革命過程中必經之途徑，中國欲外求獨立，內求生存，解放全民族之束縛，完成新國家之建設，終不能不經此艱難奮鬥之一役。故對日抗戰，乃三民主義與強權暴力帝國主義之戰爭，亦即被侵略者爭取獨立生存之戰爭，與通常國際間勢均力敵之國家相互戰爭大異其趣。故抗戰之始，非不知我之武器軍備一切物質力量遠不如人，而我之革命精神終不當以此爲之屈撓。稽之各國史例，凡革命建國之大業，本非旦夕所可期，所經之險阻愈多，則所獲之勝利亦愈大；惟賴我革命精神無所撓屈，再接再厲，愈挫愈奮，則障礙摧毀之日，即最後勝利之時。敵人此

次侵略中國，其最大目的，固不僅欲佔我土地，屠我人民，滅我文化，而尤在消滅我三民主義與革命之精神；但是我革命精神一日不滅，即我國家民族一日不亡，且今日所遭之挫折，尙未達到艱危之極度，若遂自甘退屈，則精神一弛，國隨以亡，奴隸牛馬之辱，有十百倍於今日戰爭之痛苦而不止者。全國同胞須知任何國家，欲解除壓迫，完成革命，決非少量代價所可希冀，此日多忍痛一分，將來成功亦增多一分，吾人爲國家民族與世子孫計，犧牲雖鉅，無可避，亦無可辭，所謂當澈底認識抗戰到底之意義者此也。二，旣明革命過程中之中國當以抗戰到底爲本務，則目前形勢無論如何轉變，唯有向前邁進，萬無中途屈服之理。蓋抗戰雖不能必勝，而屈服卽自促滅亡，固毋甯抗戰而敗，戰敗終有轉敗爲勝之時，滅亡永無復興之望，國家獨立之人格一墮，敵人宰割之方法愈酷，萬劫不復，卽永陷於沉淪。况戰爭成敗之關鍵，常繫於主動被動成分之多寡，此次抗戰，綿亙五月，敵方最初企圖，實欲不戰而屈我。我方所以待敵者，始終爲戰而不屈，不屈則敵之目的終不能達，敵愈深入，將愈陷於被動之地位。敵如必欲盡佔我四千萬方里之土地，宰割我四萬萬之人民，所需兵力，當爲幾何？誠使我全國同胞不屈不撓，前仆後繼，隨時隨地皆能發動堅強之抵

終有轉
敗爲勝
之時

抗力，敵之武力，終有窮時，最後勝利，必屬於我，所謂當堅決抱定抗戰必勝之信心者此也。三、日本侵略中國實爲其侵略世界之開始，中國自抗戰之初，揭發二義，爲民族生存獨立而戰，同時即爲國際和平正義而戰；數月以來，雖國際之制裁尙未充分發揮，而公理之是非固已大白於天下。吾人對此種偉大使命，既已毅然承當，則不問國際形勢前途如何，必當盡其在我，初不必遽形失望，尤不可稍存依賴，但使世界正義不終滅亡，則吾人之目的必有達到之一日。任重道遠，不容少懈，此尤全國同胞所宜深念者也。中正受命黨國，有進無退，當此存亡呼吸之際，願與吾同胞共勉之！—

我不堪緬想那蒙羞的首都南京，殘酷的歷史遭遇，土地淪陷，主權被剝奪，人民受宰割，必須忍耐下去，可是，我們祇是戰敗，並不是投降，南京也並不是像訂盟城下的那樣不易翻身，委員長昭示我們一戰敗終有轉敗爲勝之時，滅亡永無復興之望。」所以，我依然是很興奮，積極，並沒有氣餒，雖然在極度緊張與過分疲勞中失去了我的健康，使我患着長期失眠，但是我的意志却更爲堅決，必勝的信心，將更益加增。

我並沒有忘了江上烽火，我也一定要驅逐那心頭上的仇恨。

附一、參加戰爭的將領與作戰的部隊

茲依戰鬥序列將參加此一有名之首都衛戍戰的部隊及將領，開列如下：

南京衛戍軍司令長官

唐生智

副司令長官

羅卓英

劉興

參謀長

周爛

余念慈

第二軍團軍團長

徐源泉

第四十一師師長

丁治磐

第四十八師師長

徐繼武

第六十六軍軍長

葉肇

第五十九師師長

譚邃

第一六〇師師長

葉肇兼

第七十一軍軍長

王敬九

第八十七師師長

沈發藻

第七十二軍軍長

孫元良

	第八十八師師長	孫元良兼
	第七十四軍軍長	俞濟時
	第五十一師師長	王耀武
	第五十八師師長	馮聖治
	第七十八軍軍長	宋希濂
	第三十六師師長	宋希濂兼
	第八十三軍軍長	鄧龍光
	第一五四師師長	巫劍雄
	第一五六師師長	李江
	教導總隊總隊長	桂永清
	第一〇三師師長	何知重
	第一一二師師長	霍守義
	憲兵部隊（約二團）司令	蕭岑
	江甯要塞部隊司令	邵百昌
	砲兵第八團團長	婁紹凱
	運輸司令	周鰲山

其他參加之部隊

砲兵第十團之一營（新十五榴）

戰車防禦砲八門輕戰車十輛

防空司令部所屬各高射砲隊（大小砲共二七門）

城防通信營

長官部特務隊

附二、衛戍兵力傷亡概數統計

參加南京衛戍戰兵力傷亡概數，茲表列如下：

部 隊	戰 鬥 兵 力		傷 亡 及 蹤 跡 不 明 數	考
	戰 鬥 兵	雜 兵		
第二軍團	11,000	6,000	18,000	5,000
第四十一師	11,000	6,000	18,000	5,000
第四十八師	11,000	6,000	18,000	5,000
第六十六軍	4,500	2,500	7,000	3,000
第一五九師	4,500	2,500	7,000	3,000
第一六〇師	4,500	2,500	7,000	3,000
第八十三軍	4,000	1,500	2,000	1,500
第一五四師	4,000	1,500	2,000	1,500
第一五六師	4,000	1,500	2,000	1,500

該軍團老兵撥歸各師補充，此次作戰，有五分之四為訓練不到一月之新兵

該軍歷戰各地未經補充

右

第三十六師	四、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七、〇〇〇	一、五〇〇	該師於戰前在南京補充新兵約三千名
第五十一師	四、〇〇〇	一、〇〇〇	六、〇〇〇	四、〇〇〇	該師於戰前在南京補充新兵約二千名
第五十八師	四、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七、〇〇〇	三、〇〇〇	同 右
第八十七師	三、五〇〇	三、〇〇〇	六、五〇〇	三、五〇〇	該師於戰前在鎮江補充新兵約三千名但在守鎮江時已損失一千名
第八十八師	四、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七、〇〇〇	五、〇〇〇	該師於戰前在南京補充新兵約三千名
教導總隊	七、〇〇〇	四、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七、〇〇〇	該總隊於戰前在南京補充新兵約五千名
第一〇三師	二、〇〇〇	四、〇〇〇	六、〇〇〇	三、〇〇〇	多係勤務隊無戰鬥力
第一一二師					
憲兵及直屬各部隊					

共

計

四九・〇〇〇三三・〇〇〇八一・〇〇〇三六・〇〇〇

一、各軍轉戰頻繁及新兵時有潛逃，致兵力數目略有參差，上表係各軍呈報衛戍長官部之概數

二、各軍歷戰後雖戰鬥兵損失甚大但單位並未縮小致雜兵甚多。